



纽伯瑞国际大奖小说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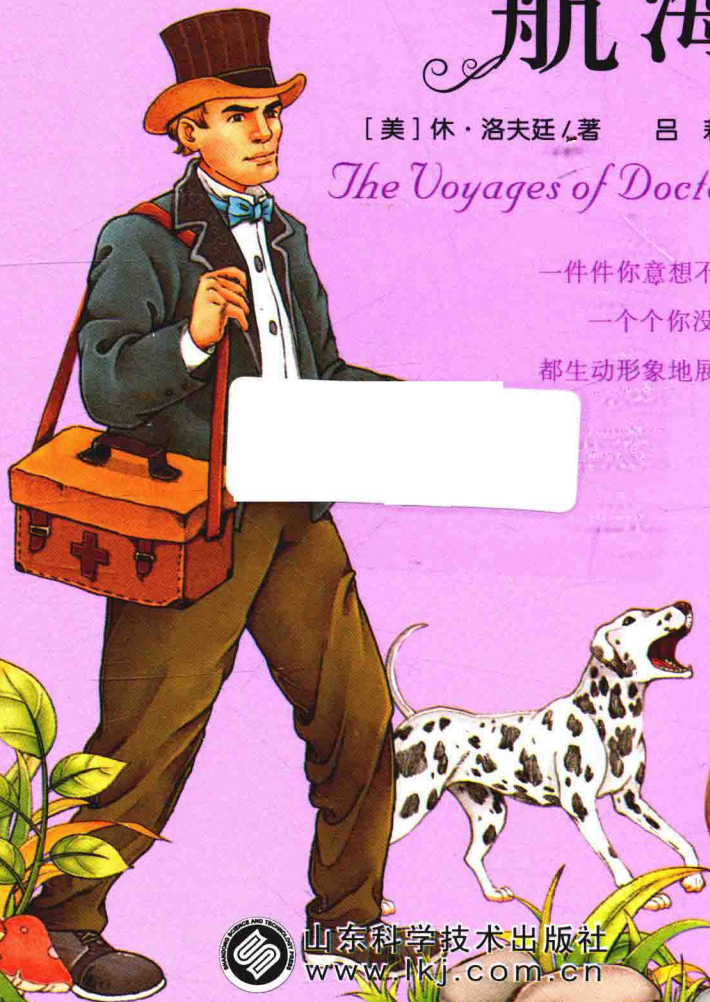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，又称纽伯瑞奖。1922年，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分机构——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创设了纽伯瑞儿童文学奖。每年颁发一次，专门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。

杜立德医生 航海记

[美] 休·洛夫廷 / 著 吕莉 / 译

The Voyages of Doctor Dolittle

一件件你意想不到的事情，
一个个你没见过的神奇生物，
都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你面前！



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
www.lkj.com.cn

纽伯瑞国际大奖小说集

杜立德医生 航海记

[美] 休·洛夫廷 / 著 吕莉 / 译



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
www.lkj.com.c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立德医生航海记 / (美) 休·洛夫廷著; 吕莉译
— 济南: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8.3
(纽伯瑞国际大奖小说集)
ISBN 978-7-5331-9182-5

I. ①杜… II. ①休… ②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9988 号

纽伯瑞国际大奖小说集

杜立德医生航海记

[美] 休·洛夫廷 / 著
吕 莉 / 译

主管单位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: 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

邮编: 250002 电话: (0531)82098088

网址: www.lkj.com.cn

电子邮件: sdkj@sdpress.com.cn

发 行 者: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址: 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

邮编: 250002 电话: (0531)82098071

印 刷 者: 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

地址: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九凤街 6 号

邮编: 430200 电话: 027-87530779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0

版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1-9182-5

定价: 19.80 元

前 言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简称纽伯瑞奖，该奖项是由美国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（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，ALSC）为纪念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家——纽伯瑞而设立的。

纽伯瑞出生于 1713 年，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儿童书——《美丽小书》，开办了世界上第一家专门的儿童图书印刷厂、世界上第一家专门的儿童书店。他出版发行的儿童文学深受孩子们的喜欢，此也开辟出了一条英美儿童文学之路，因此后世称之为“儿童文学之父”。

以纽伯瑞命名的纽伯瑞奖，每年评选和颁发一次，奖励前一个年度出版的优秀英语儿童文学作品，1922 年创办，一直延续至今，纽伯瑞奖历史悠久，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儿童文学都影响深远。该奖项获奖要求之严格，获奖作品水准之高超，均是有目共睹、众所周知的。纽伯瑞奖题材广博，不仅针对儿童的各种心理，诸如恐惧、忧愁、悲伤等做出开解，还蕴含了对全人类和大自然悲天悯人的关怀。因此历年来获得纽伯瑞奖的优秀作品，被每个美国家庭收藏，成为每个美国青少年的必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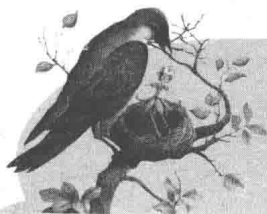
书目。

正因为纽伯瑞奖的权威性和经典性，我们特从中选取了八本历年来畅销不衰、深受小读者们喜爱的作品，旨在帮助更多的青少年能阅读到经典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从中感悟到人性的光芒和力量。

该八本经典文学作品分别是《彩虹鸽》《牧牛小马斯摩奇》《胡桃木小姐》《草原上的小木屋》《吹号手的诺言》《杜立德医生航海记》《木头娃娃历险记》和《兔子坡》。

其中，《彩虹鸽》讲述了一只脖颈处有着彩虹一样绚丽颜色的鸽子充满传奇的一生，处处流露出作者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关爱；《牧牛小马斯摩奇》则讲述了一匹名叫斯摩奇的野马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从性格开朗到暴虐，之后变得逆来顺受，最后再次被主人的关爱激活，重新找回快乐，悬念备出的故事情节定会让青少年爱不释手；《杜立德医生航海记》讲述了精通动物语言的杜立德医生传奇的航海故事，该书想象力丰富，故事情节跌宕起伏，一直备受青少年喜爱……

该八本书每一本都精彩纷呈，不再一一赘述，期待小读者们能自己拿起这套书，亲自去发现里面的丰富和传奇，也盼望着这套书能成为小读者们人生路上的启发者，帮助小读者们拥有向上和向善的力量！



纽伯瑞国际大奖小说集



录

第一章

1

第二章

22

第三章

40

第四章

63

第五章

82

第六章

100

第七章

130



第一章

我是汤米·斯塔滨司，今年九岁半。我父亲是泥糖镇里的一个皮匠。在那个时候，泥糖镇还是个很小的镇子，有条河从镇子中心流过，河上架着一座很古老的“国王桥”，石桥一边是集市，一边是教堂、墓地。许多帆船从大海驶进这条河，停泊在石桥附近。我喜欢坐在堤岸边，看着水手们哼着歌儿把货物从船上卸下，堆到岸边。

每当那时候，我便开始幻想着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，是一名英勇的水手，我是多么向往能跟随这些漂洋过海的大船一起出航！每次看到船只掉头，慢慢滑进河水深处，穿过大片宽阔的沼泽，渐渐驶进大海，我多么希望能够随他们一起出发，走向外面的世界，到陌生的国度去看



看，去碰碰我的运气。

现在，那些帆船在河的转弯处拐了进去，已经在河面上消失了。在小镇的一座屋顶上隐约还能看到露出的一点褐色船帆，它们宛如一群温和的巨人悄然无息地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穿行。每当我看到这一幕便会想着，等下次它们再回到这里，不知又会经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。于是，我就坐在那里，一边幻想着那些我从未到过的远方，一边看着帆船慢慢消失在我的眼帘。

那时候，我在泥塘镇有三位好朋友。一个叫乔，他是个采蚌人，住在桥下河边的一间小棚屋里。他有一门了不起的绝活，他用他那双世界上最灵巧的手，可以把我的玩具船修补完好，可以用破旧的伞制作出最奇妙的风筝。有时候，乔会带我去他的采蚌船上。等到退潮时，我俩一边划船一边打捞河蚌和鱼虾。在那片宽阔的沼泽地里，总有野鸭飞来飞去，还有其他不知名的鸟儿，它们就住在那片沼泽地的深草丛中。傍晚，我们回航时，已是涨潮时分，国王桥上的灯在薄暮中闪烁着，这样的景色像一场温馨的梦想。

我的另一个朋友叫马休·马格，他卖猫和狗吃的肉。他是一个有趣的人，眼睛斜视得很厉害，虽然看上去很可怕，但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。他认识泥塘镇里的每一个

人，也认识这里所有的猫和狗。他每天都会一个人托着大木盘穿过大街小巷，大木盘里装着成串的肉条。他一边走一边叫着：“卖——猫——食——啦！”

我很喜欢跟着老马休到处跑，他懂很多关于猫狗的事。在镇上走上一趟，总会有很多猫狗跟着他，而他会给我介绍每只猫狗的名称。他自己也养了两只狗。一只是惠比特犬，跑得飞快，马休总带它去参加每周六举行的赛狗会；还有一只是猎狐犬，它抓起老鼠来真叫顶呱呱。马休的工作可不止卖猫狗吃的肉，他还不时替磨坊主和农夫们干抓老鼠的活。

我的第三位好朋友是隐士卢克。关于他的事，我等会儿再告诉你。

我没有上学，因为我老爹没那么多钱供我缴学费。而我对动物们实在是太感兴趣了，所以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收集鸟蛋、捉蝴蝶、捕鱼这些事上了。

那时我九岁半，像所有无忧无虑的男孩一样，我盼望着长大，盼望着有朝一日走出我老爹的房子，盼望着乘着那些勇敢无畏的船只，去大海里远航。

春天，一大早我便在镇子后面的山林里游荡，我突然看见一只鹰，它就站在一块岩石上面，爪子里抓着一只松鼠，那只松鼠在拼命挣扎着想要逃脱。我突然出现在那



儿，把老鹰吓了一跳，它一下就松开了爪子，我赶紧捡起那只被它丢下的可怜的小松鼠。小松鼠的两条腿受了很重的伤，于是我把它带回了镇上。

我先去了乔的小棚屋，想问问他有没有办法救救这只可怜的小动物。乔戴起了眼镜，仔细给它做了检查，然后摇了摇头。

“这动物的一条腿怎么断了？”他说，“另一条也伤得厉害，汤米，我能修好船，可是我没那个能耐把松鼠的断腿也修好。那是医生干的活，他们才能把动物的腿医好。我知道有一个人能够救这只动物，那个人就是约翰·杜立德。”

“约翰·杜立德是干什么的？”我问，“是兽医吗？”

“不，杜立德医生是个博物学家！”

“什么是博物学家？”

“博物学家就是懂得所有动物啊、植物啊，甚至大石头的事的人。没有他不知道的，约翰·杜立德可真是了不得的博物学家。你竟然不知道他，真奇怪！他懂很多东西，但是他沉默寡言，不爱说话。可他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。”

“那他住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他住在镇子的另一边，那条钮桩路上。不过我也不

知道是哪一家，你到那儿随便找个人问问，他们都会告诉你的。”

我向乔道过谢，抱起我的松鼠，往钮桩路走去。

刚走到市场边上，我听到一个声音“卖——猫——食——啦！”那是马休！他认识镇上所有的人，应该也认识杜立德的。于是我飞快跑到马休面前。

“马休，”我打了个招呼，“你认不认识杜立德医生？”

“我当然认得！我太知道他啦！他真是个大人物，了不起的大人物！”

“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”我问，“我想让他看看这只松鼠还有没有救，它的腿断了。”

“当然啦！”马休很高兴的模样，“我正要到他家那个方向去，一起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”

于是，我们一起朝那里走去。

“啊，我认识杜立德医生都有好几年啦。”我们走出市场的时候，马休说道，“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家。他出门有一阵子了，但也可能随时回来，我现在把你带到他房子那儿，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找他了。”

一路上，马休滔滔不绝地和我说起这位杜立德医生，简直都快把他自己卖猫食的事给丢到脑后了，我也听得入迷，忍不住发问：“那这一趟，杜立德医生又去了哪



里呀？”

“这我可没法说，”他回答我，“他去了哪儿？何时回来？这可是谁也不知道的事。他那幢房子，除了他还住着一大群动物，他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不起的冒险了。上一次他回来，还向我说起过，他在太平洋上遇到印第安红种人部落的事。他们住在两个岛上，男人住一个岛，女人住另一个岛。丈夫和妻子每年才碰一次面，真是奇怪呀。杜立德医生真是了不得的人，要说对动物相关知识的了解，他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”

“那他怎么懂那么多关于动物的事呀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马休一下顿住了脚步，弯下腰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，“他会说它们的话。”他把嗓门压得极低，神秘秘地对我说。

“动物们的话？”我不敢相信。

“当然，那有什么奇怪的。”马休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“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，那位医生不管是鸟类的还是兽类的语言，他都懂。不过，这件事目前就他和我两个人知道，你知道的，要是你和别人说起这样的事，别人准会说你是在开玩笑呢。哎呀，他甚至能书写它们的语言！他为家里养的动物写过书，用猴子的语言写过历史书，用金丝雀的语言写过诗歌。最近，他正忙着研究贝类

的语言呢。据他说，这门学问可是十分艰苦的，为此，他这阵子常把脑袋伸到水里，因为时间太长，还把自己弄得重感冒了。”

“啊！杜立德医生真是了不得的人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！”我兴奋地尖叫起来，恨不得马上就能认识他。

“哈哈，快到了。”马休伸出手指向前方，“就是路头转弯处的那幢小房子，看见没有？很高的那个。”

我顺着马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看到一幢房子，它不大，孤零零站在那儿，四周都是空落落的。远远看上去，房子好像盖在一个大园子里。这个大园子挺立在路的尽头，长长的石阶连通园子，园子里栽满了各种果树，长得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的枝条探出墙来，高高的墙把我的视线给挡得严严实实。

我们很快走到了房子跟前，马休率先爬上台阶走到了大门口。我紧随其后，还以为他要进园子，可是大门紧锁着。这时，从房子里蹿出来一只狗，直直地跑向我们。马休一看到它，就掏出自己卖的狗食和几个纸袋，从铁栏缝中塞了进去。我在一旁惊讶地发现，这只狗接过东西并不像一般的狗一样，马上大吃一通，它是叼起全部的食物，飞快返回屋里去了。等到这只狗消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



也要返身回去了。

“医生还没回来，”马休说，“他若回来，大门就不会锁上了。”

“你刚给狗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有些好奇。

“噢，那纸袋里装的是粮食，都是给他家的动物吃的。医生家里住满了动物，他不在家时，就由我给它们送吃的。我把东西交给那只狗，它再分给其他动物。”马休接着说，“它跟着杜立德医生好多年了，吉仆，就是那只狗，它已经很老了，医生出去时总把它留下来看家。每周一和周四，我会来到这里把食物交给它。医生不在家的时候，它绝不会放任何一个人进去，医生一回来，大门就打开了。”

杜立德医生不在家，我只好无功而返，给小松鼠做了一个窝供它休息，我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它，希望它能熬到杜立德医生回来。每天我都要去杜立德医生家，看看大门是否还上着锁，那只叫作吉仆的狗已经跟我很熟了，看到我过来它会时不时地摇尾巴，但丝毫没有让我走进园子的意思。

四月末的一个下午，我照常去杜立德医生家，刚拐过弯，天上就聚集了大片大片的乌云，把天空封得严严实实，一副风雨欲来的模样。我加快了脚步，一到那儿，看

见大门还是锁着的，我沮丧极了。吉仆这时跑了出来，和平时很不一样，它现在正不停地摇着尾巴，跑到大门边张望着，眼睛咕噜噜地转着。

我更加失望了，我的松鼠恐怕是活不到杜立德医生回来那天了，我转过身走下台阶，心情沉重地往家走。

回家的路上，雨忽然就落了下来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好像是有人从天上倒水。我发誓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雨。天阴沉沉黑乎乎的，简直和夜里差不多，风呼呼地刮着，像是能把人吹跑一样。空中电闪雷鸣，不一会儿，街道旁的小水沟就变成了小河。我低着头，顶着大风，飞快地往家的方向跑着。

但还没跑多远，我就撞上了一个软绵绵的物体，身体一歪，一屁股跌坐在路面上。我顾不上爬起身，赶紧抬头看着撞到了什么人。就在我的对面，一个男人和我一样跌坐在泥泞中，他个头不大，圆乎乎的，看上去很和善，戴着一顶皱巴巴的高帽子，手里提着个有些旧的黑包。

“非常抱歉，先生。”我赶紧道歉，“我光顾着跑，没注意到您过来了。”

这个小个子男人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，“你不知道，你这一撞，倒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来。”他说，“那时我还在印度，也是这样的天气，我撞到了一位印度



妇人，她头顶上顶着一大罐蜂蜜。这下可好了，我满身都是糖浆，之后好几个礼拜都弄不干净，闹得去哪儿都有一大群蜜蜂围着我嗡嗡嗡。我说，你没摔着哪儿吧？”

“没，没事。”

“你看，这件事咱俩都要负点责任，我那会儿也是低着头赶路。哎呀，我们还是先起来吧，不能老这样坐在地上说话，虽然咱们的衣服都湿透了。你家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在镇子的另一边呢。”我告诉他，我俩一边说话，一边从地上爬了起来。

“我的天，那可真远呢。”他吃惊地叫起来，“干脆先到我家去躲躲雨，把衣服弄干再走吧，这样的暴风雨一般持续不了太长时间的，我家就在这附近呢。”

不等我回答，他抓起我的胳膊就向我刚刚过来的方向跑了回去，这真是个有趣的人，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把我往他家里带。

啊！我们停住了脚步。

“到了！”小个子先生愉快地说。

我抬起头来，这儿居然是那座我来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大园子！而我的新伙伴已经从衣袋里拿出了一串钥匙，噔噔噔地走到了大门前，他打开锁然后将门推开。

“天！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“您不会就是那

位了不起的杜立德医生吧?!”

自打听说了杜立德医生的事迹，我脑海中就勾勒出一个英俊、高大、威武的形象，却从没想过杜立德医生会是这样一个和蔼的小个子先生，可是如果他不是杜立德医生，怎么会有开门的钥匙呢。

这时，吉仆闻声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它围着那位先生又蹦又跳，亲热极了，毫无疑问，这就是杜立德医生本人了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我们冒着雨快步穿过花园，来到屋门前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他：“您就是杜立德医生吗?”

“是啊，我就是杜立德。”他回答道，一边用那串钥匙开门，一边催促我赶紧进门。

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门，医生和吉仆紧随其后，随后“砰”的一声，大门被紧紧关上。

由于暴风雨的缘故，外面已经一片漆黑。因此一进了屋再关上门，那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了。在这一片漆黑中，我听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喧闹声，那仿佛是各种飞禽走兽同一时间都发出了叫声，叽叽呀呀，叽叽喳喳……我还听到有什么东西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还有什么飞快掠过跑道带起的一阵风声，我听见鸭子在吵架，猫儿在呼唤，小鸟在歌唱，吉仆也在汪汪汪，不知名的动物在我脚边钻